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经验研究

● 严仲连 李文娜

摘 要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是一项儿童福利，具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成熟的监督评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课程内容等基本特点。我国儿童课后托管可借鉴美国经验，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建立经费保障体系、完善督导评估制度以及构建多元化的课程内容。

关键词 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服务

作 者 严仲连，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春 130024）

李文娜，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长春 130024）

随着经济发展，美国家庭就业率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父母工作时间与儿童早放学之间的矛盾使许多美国双职工家庭面临孩子放学后的监管困境，“3点半难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产生了大量儿童课后托管机构。美国的课后托管班又称为学龄期儿童课后看护（School-age Child Care，简称 SACC）或课后项目（After School Programs，简称 ASPs），主要为一些有需要的学龄儿童服务，这些学龄儿童有些是因父母工作忙而无人看管，有些则因家庭贫困、心智障碍等每天必须在托育机构中接受一段时间的干预或辅导，由托育机构代替父母给儿童提供适当的照顾并培养儿童认知、情感、生理及社会交往等多方面潜能。^[1]

一、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产生的背景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发展较早，体系较为成熟，这与其特定的背景有较大关联：劳动力增加与

家庭结构变化、自我看护（Self Care）儿童大量存在、“挂钥匙”（Latch-key）儿童导致社会问题增多以及儿童整体福利水平较高等方面因素共同成为推动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发展的动力。

（一）美国劳动力增加与家庭结构变化

随着时代发展和经济进步，美国劳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参与工作的女性劳动力人数急剧增加，家庭就业率和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劳工统计局对此进行调查与统计的结果显示，与19世纪50年代相比，2000年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增加了约250%，到2025年这个比例将继续增加至330%。^[2]1999年，美国人类服务和卫生部调查发现，6岁以下儿童父母双方都在劳动力市场工作的比例从1985年的51%上升到1998年的62%，6到17岁孩子父母双方都在工作的比例则从1985年

的63%上升到1998年的71%。^[3]2001年,有超过2800万学龄儿童的父母双方都在工作。此外,从1970年到2000年,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儿童比例增加了一倍多。^[4]这些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对所有年龄段孩子的课外照顾的需求增加。

（二）自我看护儿童大量存在

自我看护一般指儿童自己照看自己,或者虽然有成人监督,但成人监督比较少,更多时间是孩子自己照顾自己。2005年全美家庭教育项目调查显示,在过去十年里,美国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处于自我看护状态。3—5岁的儿童中有7%的儿童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自我看护,6—8岁的孩子每周至少一次自我看护的比例则上升到27%。^[5]还有一项全国性“下午3点后的美国”调查显示,2004年美国大约有1430万儿童在3点至6点的时间内无人监管,这个数字在2009年达到1510万,虽然到2014年数量有所下降,但仍然有1130万儿童在3点至6点的时间内处于无人监管状态,约占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6]无监管儿童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上升,美国大约有80万小学儿童在放学后进行自我看护,而初中生进行自我看护的人数则达到了220万。^[7]美国人口普查局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大约有520万(占儿童总数的14%)5—14岁儿童每周会有2—9小时进行自我看护。^[8]自我看护的儿童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无益的,但是在多方面的发展上,无监管的课后时间给孩子提供了较少机会。

（三）“挂钥匙”儿童导致社会问题增多

当家长们忙于工作的时候,孩子就处于一种自我照看状态,“挂钥匙”(Latch-key)儿童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挂钥匙”儿童指在没有任何成年人监督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天中部分时间的孩子。由于无人监管,“挂钥匙”儿童与犯罪问题之间出现了较大关联。

近年来,美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逐年增加,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美国少年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在1996年的调查显示:青少年犯罪率在放学后3点到6点这几个小时中会增加两倍^[9],无人监管

的“挂钥匙”儿童最有可能成为违法犯罪活动的受害者与参与者,他们更容易逃学,有更差的学习成绩和更多的冒险行为,如药物滥用和街头暴力等。这些事实表明,对儿童监督的缺乏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挂钥匙”儿童困境的担忧让越来越多人关注放学后孩子们的问题。

（四）政府高度重视儿童福利

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一向重视儿童福利,有“儿童天堂”之称,他们认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只有保障好儿童的基本权利,国家才能发展。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曾指出:“美国的命运是由美国年轻一代的命运所决定的”。^[10]因此,美国政府颁布多项法律法规,召开多次会议保障儿童基本权利。1909年,第一次美国白宫会议就要求美国联邦政府设立美国儿童局,该机构主要负责儿童福利等方面的内容。1919年,第二次白宫会议召开,会议规定为儿童拨款15亿^[11],以保障儿童的健康发展。这次会议进一步完善了美国儿童福利制度,并将1919年定为“儿童年”。儿童福利制度为美国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与经费保障。儿童课后托管教育作为一项儿童福利,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较快发展。

二、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形式及宗旨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最初目的是保证儿童安全,让儿童远离暴力、毒品等危险行为,但随着社会发展,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内容逐渐多样化,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主要由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社区以及家庭机构举办。

（一）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机构的形式

1. 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项目

美国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项目(21st Century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s,简称21stCCLC)是由教育部直接向学区提供资金,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建立延伸学习项目,是“一种以学校为基础的家庭支持项目,旨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儿童日托服务来促进儿童的最优发展”^[12]。该项目主要在学校实施,由学校人员管理,为5—12岁的孩子及其家庭

提供各种高质量的课前和课后服务。这个项目遵循对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护理、关注儿童发展的所有方面（社会、认知、身体和情感）、家庭自愿参与、与社区融合等原则。该项目为儿童提供全年持续护理，并且护理人员都由受过全面训练的专业人员组成。提供的活动丰富多样，包括体育活动、娱乐活动，以及给儿童提供一些安静、放松的时间。目前，该项目已在 300 多所学校实施，以解决有需要的家庭对高质量课外辅导的迫切追求。

2. 校外活动组织

1998 年纽约市成立“校外活动组织”（The After-School Corporation，简称 TASC）是美国儿童课后教育项目的典型。该组织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组织，与社区组织和学校合作，为所有学龄儿童提供拓展学习机会，服务内容丰富，包括体育、艺术和学业指导等，并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给予帮助，促进儿童情感和社会交往等多方面发展。该组织提供的服务时间较为充裕（每天约 6 小时，全年服务 180 天），极大满足了儿童及父母的需求。截至 2011 学年底，该项目已为 376000 名纽约市儿童和 486 所纽约市公共学校提供了支持和帮助。^[13] TASC 中的工作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能为儿童提供专业化指导，由学院、社区以及文化组织等机构合作培训，目前共有 16000 名工作人员在此工作。^[14]

3. 男孩女孩俱乐部

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and Girls Clubs of America，简称 BGCA）作为美国一个有效的儿童课外护理项目，为儿童提供课外服务。该项目以社区为基础，由专业人员领导，由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资助，在课后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发展基本技能，并与他们建立持久联系。确保儿童安全是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基本任务，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原则。俱乐部为儿童在课后提供了一个有趣、安全和建设性的环境，是一个儿童安全学习、玩耍和成长的地方。在人员配备方面，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超过 58000 名^[15]，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作为爱心导师为儿童提供专业化指导，并与儿童建立持

续的、相互支持的关系。在课程内容方面，俱乐部开展的项目多种多样，包括体育和娱乐项目、教育活动、艺术活动以及卫生和健康计划等，为儿童多方面发展提供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俱乐部会根据美国不同民族的文化需求为儿童在课后提供文化上敏感的、有针对性的项目，满足不同家庭、儿童的多方面需求。

4. 家庭托管机构

这种形式的托管教育机构一般依托家庭，在课后为儿童提供短时间的照顾和教育，收费低廉且环境宽松，获得了家长和儿童支持。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更有利于促使这类托管机构产生，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家庭强烈倾向于这种照顾孩子的方式，基督教家庭更有可能选择与自己宗教信仰相同的家庭托管机构，对非传统工作时间和转班工作的家庭而言，家庭托管也更为普遍。^[16]但是这种托管机构并没有正式的营业执照，托管教师和工作人员大都不具有专业性，一般由无工作的家庭妇女担任，活动材料的提供较为缺乏，课程内容安排比较随意，一般采用个人活动或小组活动，由儿童自己决定开展何种活动。

（二）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活动宗旨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课后活动不同，活动的宗旨不仅仅是课堂活动延伸和特长技能培养。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旨在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活动内容，促进儿童健康发展，解决儿童无人看管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便的问题。

1. 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首要宗旨就是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把儿童的身体健康与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此为托管机构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为保证儿童安全，美国托管机构对工作人员进行持续培训和监督，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国家为保证托管机构的质量达标，制订了多项标准，如室内外环境创设要具有安全性，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师生比例要合适等。近年来，儿童心理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为保证儿童心理健康，托管机构开展多种活动，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

同伴关系。除此之外，美国课后托管机构还为儿童提供营养丰富的课后零食作为课外活动的一部分，以促进健康饮食，满足儿童身体发育的需求。^[17]

2. 提升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另一个宗旨是提升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经常围绕儿童的需要和兴趣设置多样化活动，以丰富儿童的经验感受、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特别是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方面的活动能够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另外，活动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采用非正式学习的方式，激发儿童探索周围世界的欲望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尊重差异

尊重差异是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另一个宗旨，尊重差异具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尊重儿童的生活背景差异，二是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美国也是宗教自由的国家，不同家庭会信仰不同宗教，课后托管机构根据儿童在文化、种族、宗教等多方面的差异提供不同的活动内容。儿童本身具有差异性，性别、年龄、发展程度、兴趣爱好等都不同，课后托管机构在设置课程内容时在保证儿童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关注儿童的个体差异。

三、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经验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完善的法律法规、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成熟的监管评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课程内容促进了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发展。

（一）完善的法律法规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发展至今，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美国国会在1971年通过了《儿童全面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该法案规定提供数十亿美元支持国家日托系统，保证所有儿童享受优质的看护服务。^[18]1985年，在立法领导人、学校、社区机构和儿童保育倡导者的持续倡导下，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学龄社区儿童保育法案”（The School Age Com-

munity Child Care Act，简称 SACCC），这一项目由国家教育部管理，旨在解决在职父母子女需要延长日托的问题。^[19]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课后学习和安全邻里伙伴计划”（After-School Learning and Safe Neighborhoods Partnerships Program），这个计划鼓励学校和社区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儿童掌握知识，并为学龄儿童提供安全和有益的课后选择。^[20]另外，1998年1月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Clinton）宣布启动“课后活动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为儿童在课后提供一个安全而且有益于身心健康发展的去处。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颁布，使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服务得到了更深入发展，并成为美国公共服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1]

（二）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美国联邦政府在儿童课后托管方面给予了强大资金支持，为儿童课后托管提供物质保障。1987年，印第安纳州通过了一项用于课外护理和其他教育目的的香烟税。1991年美国为保障6岁及以下儿童得到良好照顾，投入239亿美元。1997年，在儿童课后托管服务上，美国联邦政府在财政上投入138亿美元，实施大型的诸如“开端计划”（Head Start）和“儿童相关护理税收抵免”（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等项目。^[22]另外，美国教育部增加了21世纪社区学习资金，为校内课后中心的发展投入4000万元至10亿元不等。到2001年，有3600所学校受益，有120万名儿童参加了这个项目，美国各州政府也增加了在这些举措上的支出。^[23]美国政府还通过“所得税收抵免（ELTC）”为有孩子的低收入工人家庭提供补助，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到课后托管的项目中。

（三）成熟的监管评价体系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监管评价体系。加利福尼亚州颁布的SACCC强调建立一个协作性的需求评估机制，使政府、社区、家庭、托管机构协调合作，互相监督。其目的不仅仅是增加学龄儿童的保育空间，还

是帮助社区了解服务差距，共同研究开发适合儿童发展项目。在评价模式上，SACCC 要求每个学区都建设申请机构，对学校、社区、托管机构进行需求评估；^[24]注重评估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对评估进行严密设计，并聘请外部机构对其评估，如聘用“政策研究组织”（Policy Studies Associates，简称 PSA）对 96 个项目当中大约 3 万名儿童进行长达五年的评估，并进行详尽分析。在评价的质量指标上，从环境的安全舒适、社区资源的丰富性、年龄适宜的发展项目活动、家庭和社区的参与程度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评估。^[25]

（四）多样化的课程内容

良好的托管是以儿童需要为前提。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为儿童提供多样化课程，从身体活动到识字支持到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学习以及艺术等多个领域，满足儿童多样需求。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Baltimore）开展的“数字港湾”课外项目，利用儿童实践活动，教授儿童设计一个网站，创建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制作播客等。在加州圣安娜（Santa Ana）的另一个海岸，儿童向一群导师学习芭蕾和现代舞，这些导师中包括国际公认的编舞大师、艺术家和舞者，专业化程度较高，能够采用灵活的教育形式给予儿童优质的舞蹈体验，这些课后项目还为儿童提供家庭作业帮助以及生活技能、社交技能、阅读写作等培训。^[26]

四、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双职工家庭与儿童放学早之间的矛盾明显，“三点半”难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课后托管需求也越来越大。重视并规范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是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契合家长需要、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27]根据中国教育学会数据显示，2016 年参加课后托管的儿童超过 1.37 亿人，课后托管的行业市场规模超过 8000 亿元。^[28]我国儿童课后托管机构虽然在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但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等问题，在质量上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成熟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法律法规建设是儿童课后托管的基本保障。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制订多项法律法规，以明确课后托管教育的价值、性质与重要地位，进行严格规范和管理。法律保障了儿童的基本权利，满足家庭、社会的基本需要。目前，我国关于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缺乏明确的政策支持，导致课后托管教育鱼龙混杂，存在较多隐患。政府应尽快与工商、安全、卫生等部门合作，出台关于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相关条例，对各级政府职责、机构的性质进行明确规定，有效解决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无保障、无支持现状。国家还应对课后托管机构的设置标准、服务范围、课程设置、人员配备以及环境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通过法律条例对托管机构质量进行规范，保证托管机构正规化和规范化。

（二）建立经费保障体系

充足的经费是保障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健康发展的前提。我国应尽快建立经费保障体系，为儿童课后托管教育提供经费保障。将儿童课后托管纳入我国公共服务事业，为儿童、家庭提供基本、非营利性的服务。首先，将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增加对托管教育的投入，并尽快明确地方政府对托管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其次，大力支持多种社会力量开办托管机构，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降低托管机构的收费比例，减轻家长的负担；^[29]再次，建立课后托管教育资助制度，重点对家庭贫困儿童、无父母照料儿童及身体有障碍儿童给予资助，保障他们能够接受基本的托育服务；最后，投入资金，加强对工作人员培训，保证课后托管教育质量。

（三）建立完善的督导评估制度

把儿童课后托管教育工作纳入政府教育督导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稳定的督导评估制度，一方面保障了儿童安全，另一方面推动了托管机构良性发展。构建督政评估体系，保障课后托管教育可持续发展；规范督导评估运行机制，促进课后托管教育均衡发展。首先，进一步明确课后托管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如食品安全、环境健康、设备设施、人员配备等标准，以

此监测我国课后托管教育的运作情况,衡量是否达到目标,是否满足儿童发展要求,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在进一步明确、完善质量评估标准的基础上规范课后托管教育质量评估运行机制,各部门协同合作,对托管机构实施分类管理,坚持评估和自我评估相结合、过程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建立课后托管教育动态监管机制。最后,多渠道收集信息,听取家长反馈意见,及时对各项重点问题和需要改善的地方进行改进。多方面总结托管机构情况,为儿童营造安全健康的课后托管环境,更好地促进托管机构持续发展。

(四) 构建多元化的课程内容

美国儿童课后托管教育的课程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多个领域。多元化的课程内容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目前我国的托管教育机构主要作为儿童完成家庭作业的场所,在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十分匮乏。尽管很多课后托管机构推出了“托管+兴趣”的模式,但是这种所谓的“兴趣”脱离了兴趣本身的真正含义,与普通课外兴趣班无异,如钢琴培训班、舞蹈培训班、书法培训班、奥数辅导班等技能性培训,而并没有真正从儿童兴趣出发。应该正确定位课后托管机构,使其作为教育实体,而不是“生活保姆”,除了日常照顾,更重要的是要构建多元化的课程内容,为儿童组织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提供独立阅读和小组阅读的机会,增加儿童文学素养;组织具有探索性的科学活动;带领儿童参加一些实践活动,走进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还可以带领儿童走进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学习,增强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儿童多方面的能力,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30]

参考文献:

- [1][21]康丽颖,贾丽.中美儿童托管教育的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1(12):20、20.
- [2][3][4][12][16][20]Nicole C.Sarampote,Hideko H.Bassett,Adam Winsler. After-School Care; Child Outcom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J].Child & Youth Care Forum,2004(5):329、329、330、343、337、332.
- [5]National Household Education Surveys Program of 2005. After-School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2005 (NCES 2006-076) [EB/OL]. <http://nces.ed.gov/pubs2006/2006076.Pdf>,2017-11-05.
- [6][7][26]After school Alliance. America After 3PM: After school Programs in Demand [EB/OL]. http://www.afterschoolalliance.org/documents/AA3PM-2014/AA3PM_key_Findings.pdf,2014-10-15.
- [8][13][14]孙传远,阚道.美国儿童课后教育项目研究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2(10):16、17、17.
- [9][23]David Blau,Janet Currie chapter 20 Pre-School,Day Care,and After-School Care: Who's Minding Kids? [J]. Hand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2006(2):1174、1242.
- [10][22]姚建平,朱卫东.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简析[J].域外借鉴,2005(5):57、59.
- [11]邹明明,赵屹.美国的儿童福利制度[J].社会福利,2009(10):58.
- [15]Boys & Girls Clubs of America. For Kids and Teens of All Ages and Interests [EB/OL]. <https://www.bgca.org/programs>,2017-10-07.
- [17]Joanne F,Clare Cho. School and District-Leve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Participation in the After-School Snack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J]. Journal of Hunger & Environmental Nutrition, 2016(2):176.
- [18]W Roth. The Politics of Daycare: The 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 of 1971[J]. Child Welfare,1976(41):79.
- [19][24]Karen Smith Thiel, Jacquelyn McCroskey, Deanna J. Marquart. Program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School Age Child Care: The California Experience [J]. Child & Youth Care Quarterly,1988(1):26、30.
- [25]黄丹凤.近十年来美国“校外活动”的新发展及其挑战[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6(2):32.
- [27]何静,严仲连.加拿大学龄儿童托管教育的内容、特点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5(3):32.
- [28]韩小乔.规范校外培训破解“影子教育”[J].安徽日报,2018(3):1.
- [29][30]邹燕舞.法国儿童托管教育:课外活动中心运作模式及其启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5、85.